

北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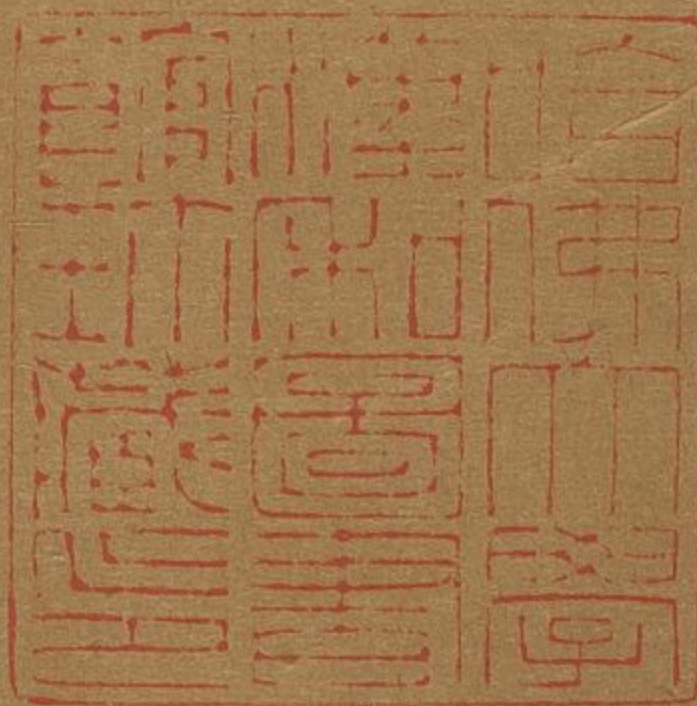
卷二十三之三十一



23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50/-28/-29	73/19/68			

北齊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藏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

奉

勅重校刊

魏蘭根

崔

悛

子瞻

魏蘭根鉅鹿下曲陽人也父伯成魏中山太守蘭根身

長八尺儀兒奇偉汎覽羣書誦左氏傳周易機警有識

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歷定州長流參軍丁憂居喪有

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
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栢以爲槨材人或勸之
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遭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
墳憂毀殆於滅性後爲司空司徒二府記室參軍轉夏
州平北府長史入爲司徒掾出除本郡太守金有當官
之能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爲本郡都督率衆討茹茹以
蘭根爲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
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
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
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此理當憤怨

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
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叙一准其舊文
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
以奏聞事寢不報軍還除冠軍將軍轉司徒右長史假
節行豫州事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寅討破
宛州俘其民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嘗蘭根蘭根辭曰
此縣界於強虜皇威未接無所適從故成背叛今當寒
者衣之飢者食之柰何將充僕隸乎盡以歸其父兄部
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爲災犬牙不入岐境屬秦隴反
叛蕭寶寅敗於涇州高平虜賊逼岐州州城民逼囚蘭

根降賊寶寅至雍州收輯散亡兵威復振城民復斬賊
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
心加特節假平西將軍都督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軍事
兼四州行臺尚書尋入拜光祿大夫孝昌末河北流人
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郡縣
河間邢杲反於青兗之間杲蘭根之甥也復詔蘭根銜
命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除太府卿辭不拜
轉安東將軍中書令莊帝之將誅爾朱榮也蘭根聞其
計遂密告爾朱世隆榮死蘭根恐莊帝知之憂懼不知
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托附之求得

在外立功道習爲啟聞乃以蘭根爲河北行臺定州率
募鄉曲欲防并涇時爾朱榮將侯深自范陽趣中山蘭
根與戰大敗走依勃海高乾屬乾兄弟重義因在中山高
祖至以蘭根宿望深禮遇之中興初加車騎大將軍尚
書右僕射及高祖將入洛陽遣蘭根先至京師時廢立
未決令蘭根觀察魏後廢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
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黃門崔陵同心固請於高祖言
廢帝本是胡賊所推今若仍立於理不允高祖不得已
遂立武帝廢帝素有德業而爲蘭根等構毀深爲時論
所非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縣侯邑七

百戶啟授兄子同達蘭根既預義勳位居端揆至是始敘銜岐州勳封永興縣侯邑千戶高乾之死蘭根懼去宅避於寺武帝大加譴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解僕射天平初以病篤上表求還鄉里魏帝遣舍人石長宣就家勞問猶以開府儀同門施行馬歸於本鄉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冀定殷三州軍事定州刺史司徒公侍中諡曰文宣蘭根雖以功名自立然善附會出處之際多以計數爲先是以不爲清論所許長子相如祕書郎中以建義勳尋加將軍襲父爵遷安東將軍殷州別駕入爲侍御史武定二年卒次子敬仲肅宗時佐命功臣配享而

不及蘭根敬仲表訴帝以詔命旣行難於追改擢敬仲爲祠部郎中卒於章武太守蘭根族弟明朗頗涉經史粗有文性累遷大司馬府法曹叅軍兼尚書金部郎中元顥入洛陽明朗爲南道行臺郎中爲顥所擒後棄顥逃還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賜爵鉅鹿侯永安末蘭根爲河北行臺引明朗爲左丞及蘭根中山之敗俱歸高祖中興初拜撫軍將軍出爲安德太守後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武定初爲顥祖諮議叅軍出爲平陽太守爲御史所劾因被禁止遇病卒明朗從弟愷少抗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叅軍稍遷尚書郎齊州

長史天保中聘陳使副遷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
聞顯祖大怒謂愔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
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爲之懼而愔情
兒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卿選一處
愔荅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
詔顯祖謂愔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苦用此漢何爲放其
還家未不收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楊愔於路微自披
陳楊荅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
訴愔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紉待雲興四嶽公豈得言
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

州刺史在職有治方爲邊民悅服大寧中卒於膠州刺
史愔從子彥卿魏大司農季景之子武平中兼通直散
騎常侍聘陳使副彥卿弟澹學識有詞藻武平初歿中
御史遷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太子舍人著
作郎撰後魏書九十二卷甚得史體時稱其善云

崔陵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休魏七兵尚書贈僕
射陵狀兒偉麗善於容止少有名望爲當時所知初爲
魏世宗挽郎釋褐太學博士永安中坐事免歸鄉里高
祖於信都起義陵歸焉高祖見之甚悅以爲諮議參軍
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遷將軍右光祿大夫高祖入洛議

定廢立太僕棊雋盛稱曾泰主賢明可以爲社稷主悽
曰若期明聖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旣爲逾胡所立
何得猶作天子若從雋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中興曾
泰皆廢更立平陽王爲帝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邑一
千四百戶進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領黃門郎
悽居門下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史糾劾
因逃還鄉里遇赦始出高祖以悽本預義旗復其黃門
天平初爲侍讀監典書尋除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
百清河部曲千人悽性豪慢寵妾馮氏假其威刑恣情
取受風政不立初悽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

可悽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爲之旣居樞要又以
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
悽備刺史鹵簿而迎之使人相聞魏曰勿恠儀衛多稽
古之力也收報曰白崔徐州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悽
自以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
州除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趙郡李渾嘗讌聚名輩詩
酒正驪譁悽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
八尺面如刻畫聲欬爲洪鍾響胷中貯千卷書使人那
得不畏服悽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日天下盛門唯
我與爾傳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高祖葬後

凌又竊言黃頴小兒堪當重任不遲外兄李慎以凌言告遲遲啟世宗絕凌朝謁凌要拜道左世宗發怒曰黃頴小兒何足拜也於是鏢凌赴晉陽而訊之凌不伏遲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凌在禁謂子才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子才出告凌子瞻云尊公意正應欲結姻於陳元康瞻有女乃許妻元康子求其父元康爲言之於世宗曰崔凌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處言語便以殺之世宗曰若免其性命猶當徙之遐裔元康曰凌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世宗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嘗讀崔琰傳追恨魏武

不弘凌若在作所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世宗曰然則柰何元康曰崔凌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凌進謁奉謝世宗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黃頴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叅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邑二百戶迴授第九弟約凌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凌妹爲妃勅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凌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出爲東

兗州刺史復携馮氏之部悽尋遇偏風而馮氏驕縱受
納狼籍爲御史所劾與悽俱召諸廷尉尋有別勅斬馮
於都市悽以疾卒於獄中年六十一悽歷覽羣書兼有
辭藻自中興立後迄於武帝詔詰表檄多悽所爲然率
性豪侈溺於財色諸第之間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
此譏之悽素與魏收不協收旣專典國史悽恐被惡言
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笑而憾不釋子瞻嗣
瞻字彥通聰朗強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
發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嶽辟爲開府西
閭祭酒崔暹爲中尉啟除御史以才望見收非其好也

高祖入朝還晉陽被召與北海王師陪從俱爲諸子賓
友仍爲相府中兵叅軍轉主簿世宗崩祕未發喪顯祖
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其
父悽侍宴又勅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問邢邵等曰
此詩何如其父咸云悽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
之冠讌罷共嗟賞之咸云今日之讌併爲崔瞻父子天
保初兼并省吏部郎中尋丁憂起爲司徒屬楊愔欲引
瞻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此
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道
荅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

才華見沒惜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行惜又曰
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
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兒亦當無媿裴子皇建元年
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粲爲莫逆之友粲將東還
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
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
竟不堪敷奏加征虜將軍除清河邑中正肅宗踐祚皇
太子就傅受業詔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勅專在東
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
勅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仍面受別旨曰雖有

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爲後式大寧元年除衛
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瞻詞韻溫雅南人大
相欽服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其見重如
此還除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轉尚書吏部郎中因患
耳取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
褊急以瞻舉指舒緩曹務繁劇遂附驛奏聞因而被代
瞻遂免歸鄉里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
大夫武平三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督濟州軍
事大理卿刺史諡曰文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
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

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
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筋裴坐觀瞻食罷
而退明日裴自携匕筋恣情飲噉瞻方謂裴云我初不
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
冒請鵝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悽昆季仲文有學尚魏高陽太守清河內史興和中爲
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以渡河波中乍沒乍出
高祖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旣濟勞之曰卿爲親
爲君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加中軍將軍
天保初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七年卒年六十子偃武

平中歷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儷學識有才思風調甚
高武平中琅耶王大司馬中兵叅軍叅定五禮待詔文
林館隋仁壽中卒於通直散騎常侍叔仁魏潁州刺史
子彥武有識用朝歌令隋開皇初魏州刺史子偁魏末
兼通直常侍聘梁使子極武平初太子僕卒於武德郡
守子聿魏東莞太守子約司空祭酒悽族叔景鳳字鸞
叔悽五世祖逞玄孫也景鳳涉學以醫術知名魏尚藥
典御天保中譙州刺史景鳳兄景哲魏太中大夫司徒
長史子國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
天保初尚藥典御乾明拜高陽郡太守太子家令武平

假儀同三司卒於鴻臚卿法峻以武平六年從駕在晉
陽嘗語中書侍郎李德林云此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
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第一人更應富貴當
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亦不及見也其精妙如此悽族子
肇師魏尚書僕射亮之孫也父士太諫議大夫肇師少
時踈放長途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襲父
爵樂陵男釋褐開府東閣祭酒轉司空外兵叅軍遷大
司馬府記室叅軍天平初轉通直侍郎爲慰勞青州使
至齊州界爲土賊崔迦葉等所虜欲逼與同事肇師執
節不動諭以禍福賊遂捨之乃巡慰青部而還元象中
數以中舍人接梁使武定中復兼中正員郎送梁使徐
州還勅修起居注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副使轉中
書舍人天保初叅定禪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
侍郎二年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蘭根早有名行爲時論所稱長孺才望之美見
重當世並功叅霸迹位遇通顯與李元忠盧文偉蓋義
旗之人物歟魏之要幸附會崔以門地驕很雖有周公
之美猶以爲累德况未足喻其高下也瞻詞韻溫雅風
神秀發亦一時之領袖焉

贊曰崔魏才望見重霸初名教之跡其猶病諸彥通尚

志家風有餘

北齊書卷二十三終

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

奉

勅重校刊

孫 舉

陳元康

杜 弼

孫舉字彥舉樂安人也少厲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脩國史頻歷行臺郎以文才著

稱崔祖螭反，搢預焉。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會高祖西討，登風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畧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搢自代。高祖引搢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搢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卽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旣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尋除左光祿大夫、常領主簿。世宗初欲之，鄴摠知朝政，高祖以其年少未許搢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世宗，但加散騎常侍。時又大括燕、恒、雲、朔、顯、蔚、二夏、州、高平、平涼之民，以爲

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入其家。於是所獲甚衆。搢之計也。搢學淺而行薄，邢邵嘗謂之曰：「更須讀書。」搢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嘗服棘刺丸。李諧等調之曰：「卿棘刺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搢飲，酒醉甚而卒。時年五十二。高祖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高祖曰：「折我右臂，仰覓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季式舉陳元康，以繼搢焉。贈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終於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康貴，贈冀州刺史。諡曰貞元。

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五年從尚書令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縣男曾泰中除主書加威烈將軍天保元年脩起居注二年遷司徒府記室叅軍尤爲府公高昂所信後出爲瀛州開府司馬加輔國將軍所歷皆爲稱職高祖聞而徵焉稍被任使以爲相府功曹叅軍內掌機密高祖經綸大業軍務煩廣元康承受意旨甚濟速用性又柔謹通解世事高祖嘗怒世宗於內親加毆蹋極口罵之出以告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刑式瞻豈宜至是言辭懇懇至于流涕高祖從此爲之懲忿時或恚怒輒曰勿使元康知之其

敬憚如此高仲密之叛高祖知其由崔暹故也將殺暹世宗匿而爲之諫請高祖曰我爲舍其命湏與若手世宗乃出暹而謂元康曰卿若使崔得杖無相見也暹在廷解衣將受罰元康趨入歷陛而昇且言曰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容忍耶高祖從而宥焉世宗入輔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纂並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魏尚書僕射范陽盧道虞女爲右衛將軍郭瓊子婦瓊以死罪沒官高祖啟以賜元康爲妻元康乃棄故婦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希顏

侯意多有進舉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放責交易偏於州郡爲清論所譏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戰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涉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不從以功封安下縣子邑三百戶尋除平南將軍通直常侍轉大行臺郎中徙右丞及高祖疾篤謂世宗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乃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

高祖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世宗嗣事又見任行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別封昌國縣公邑一千戶侯景反世宗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密語元康元康諫曰今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世宗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剋世宗乃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世宗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其誠欵

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世宗乃任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世宗曰公匡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世宗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世宗於是親征既至而剋賞元康金百錠初魏朝授世宗相國齊王世宗頻讓不受乃召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世宗恭應朝命元康以爲未可又謂魏收曰觀諸人語專欲誤王我向已啓王受朝命置官僚元康叻忝或得黃門郎但時事未可耳崔暹因聞之薦陸

元規爲大行臺郎欲以分元康權也元康既貪貨賄世宗內漸嫌之元康頗亦自懼又欲用爲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世宗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並在世宗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蒼頭奴蘭固成先掌厨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十其人性躁又恃舊恩遂大忿恚與其同事阿改謀害世宗阿改時事顯祖常執刀隨從云若聞東齋叫聲卽以加刃於顯祖是日值魏帝初建東宮群官拜表事罷顯祖出東止車門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於盤下而殺世宗元康以身扞蔽被刺傷重至夜而終時

年四十三楊愔狼狽走出季舒逃匿於厠庫直紇奚舍樂杆賊死是時祕世宗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詔曰元康識超往哲才極時英千仞莫窺萬頃難測綜核戎政彌綸霸道草昧邵陵之謀翼贊河陽之會運籌定策盡力盡心進忠補過亡家徇國掃平逋寇廓清荆楚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處盛漢曠世同規殊年共美大業未融山隕奄及悼傷旣切宜崇茂典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殷滄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追封武邑縣一千戶舊封金如故諡曰文穆賜物一千二百段大鴻臚監喪

事凶禮所須隨由公給元康母李氏元康卒後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諡曰貞昭元康子善藏溫雅有監裁武平未假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禮部侍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治元康弟諶官至大鴻臚次季璩鉅鹿太守轉美州別駕平秦王歸彥反季璩守節不從因而遇害贈衛尉卿趙州刺史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小字輔國自序云本京兆杜陵人九世祖鷲晉散騎常侍因使沒趙遂家焉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峙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講授之際師每奇之同郡甄琛爲定州

長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閑明應答如響大爲琛
所歎異其子寬與弼爲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
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於朝丞相高陽
王等多相招命延昌中以軍功起家除廣武將軍恒州
征虜府墨曹叅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
孝昌初除太學博士帶廣陽王驃騎府法曹行叅軍行
臺度支郎中還除光州曲城令爲政清靜務盡仁恕詞
訟止息遠近稱之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塗
多亡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齎戎具道別車載又令
縣令自送軍所時光州發兵弼送所部達北海郡州兵

一時散亡唯弼所送不動他境叛兵並來攻劫欲與同
去弼率所領親兵格鬪終莫肯從遂得俱達軍所軍司
崔鍾以狀上聞其得人心如此晉泰中吏曹下訪守令
尤異弼已代還東萊太守王昕以弼應訪弼父在鄉爲
賊所害弼行喪六年以常調除御史加前將軍太中大
夫領內正字臺中彈奏皆弼所爲諸御史出使所上文
簿委弼覆察然後施行遷中軍將軍北豫州驃騎大將
軍府司馬未之官儀同竇泰摠戎西伐詔弼爲泰監軍
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鑠
送晉陽高祖詰之曰竇中尉此行吾前具有法用乃違

吾語自取敗亡爾何由不一言諫爭也弼對曰刀筆小
生唯文墨簿技便宜之事議所不及高祖益怒賴房謨
諫而獲免左遷下灌鎮司馬元象初高祖徵弼爲大丞
相府法曹行參軍署記室事轉大行臺郎中尋加鎮南
將軍高祖又引弼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
書教直付空紙卽令宣讀弼嘗承閒密勸高祖受魏禪
高祖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取署子
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
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微不言在言在不
言微子炎之罪理或可恕高祖罵之曰眼看人瞋乃復

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步許呼還子炎亦蒙釋宥
世子在京聞之語楊愔曰王左右賴有此人方正庶天
下皆蒙其利豈獨吾家也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
之於高祖高祖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
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
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
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
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
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
却討外寇高祖問內賊是誰弼曰諸勳貴掠奪萬民者

皆是高祖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諭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勲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弼于時大恐因頓顙謝曰愚癡無智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後從高祖破西魏於邛山命爲露布弼手卽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邑二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奉使詣闕魏帝見之於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定是體道得真玄同齊物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

性法性爲一爲異弼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又問曰佛性旣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旣別非二如何弼又對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旣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匹平陽公淹爲并州刺史高祖又命弼帶并州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

高雲臨波命鈎引沉鱗於大壑苟得其道爲工其事在
物旣爾理亦固然竊惟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
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寔衆流
之江海乃群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役
軍府而不捨遊息鑽味旣久斐文豐如有所見比之前
注微謂異於舊說情發於中而彰諸外輕以管窺遂成
穿鑿無取於遊刃有慚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
解連環之結本欲止於門內貽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
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蓋高之聽卑邇言
在察春未奉旨猥蒙垂誘今上所注老子謹冒封呈并

序如別詔答云李君遊神冥窅獨觀恍惚玄同造化宗
極群有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成自己及物運行可以
資用隆家寧國義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尙通遠息棲
儒門馳騁玄肆旣啟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戶列門
張途通徑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所未悟遺老所
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說歷覽
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勅殺青編藏之
延閣又上一本於高祖一本於世宗武定中遷衛尉卿
會梁遣貞陽侯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
容紹宗率諸軍討之詔弼爲軍司攝臺左右臨發世宗

賜胡馬一匹語弼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恒自乘騎今方
遠別聊以爲贈又令陳政務之要可爲鑒戒者錄一兩
條弼請口陳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端賞一人使天
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盡美
世宗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明於
寒山別與領軍潘樂攻拔梁潼州仍與岳等撫軍恤民
合境傾賴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
佛理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劭祕書監魏收等
並侍法筵勅弼昇師子座當衆敷演昭玄都僧達及僧
道順金縑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

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關中遣儀同王思政據潁
州太尉高岳等攻之弼行潁州事攝行臺左丞時大軍
在境調輸多費弼均其苦樂公私兼舉大爲州民所稱
潁州之平也世宗曰卿試論王思政所以被擒弼曰思
政不察逾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強弱之勢有此
三蔽宜其俘獲世宗曰古有逾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
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
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旣兼備
衆勝鄙言可以還立世宗曰凡欲持論宜有定指那得
廣包衆理欲以多端自固弼曰大王威德事兼衆美義

博故言博非義外施言世宗曰若爾何故周年不下孤
來卽拔弼曰此蓋天意欲顯大王之功顯祖引爲兼長
史加衛將軍轉中書令仍長史進爵定陽縣侯增邑通
前五百戶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爲顯祖將受魏禪自晉
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
情踐祚之後勅命左右箱入相閣以預定策之功遷驃
騎將軍衛尉卿別封長安縣伯嘗與邢邵扈從東山共
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爲蛇畫足弼答曰蓋謂人
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
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恠邢云聖人設教本由

勸獎故懼以將來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
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
民將同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使北辰降光龍
宮韞櫝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
之大莫極於斯此卽真教何謂非實邢云死之言漸精
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漸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
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
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
則復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爲無者神之在形亦
非自矚離朱之明不能覩雖孟軻觀眸賢愚可察鍾生

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鍾
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邢云季扎言無不之亦
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
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
出巢如虵出穴由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
焉適延陵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
歎美其斯與形別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
論執此爲無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
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群疑衆惑咸由
此起蓋辨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未見可以覈諸

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
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
崔琰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
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云捨此適彼生生恒在
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陰而
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與中途之歎況曰聯體
同氣化爲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爲鳩鼠
變爲鴛黃母爲鷲皆是生之類也類化而相生猶光去
此燭復然彼燭弼曰鷹未化爲鳩鳩則非有鼠旣二有
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復燃彼燭神云此形亦託彼形又

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爲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彌曰腐草爲螢老木爲蝎造化不能誰其然也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衷何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前後往復再三邢邵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爲家客告彌謀反收下獄案治無實又乃見原因此絕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爲郎中封靜哲所訟事旣上聞顯祖發忿遂徙彌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南北響應臨海鎮爲賊帥張

綽潘天合等所攻彌率厲城人終得全固顯祖嘉之勅行海州事卽所徙之州在州奏通陵道并韓信故道又於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遏鹹潮內引淡水勅並依行轉徐州刺史未之任又除膠州刺史彌儒雅寬恕允曉吏職所在清絜爲吏民所懷耽好玄理老而愈篤又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義苑並行於世彌性質直前在霸朝多所匡正及顯祖作相致位僚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顯祖嘗問彌云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顯祖以爲此言譏我高德政居要不能下之乃於衆前面折云黃門在帝左右何

得聞善不驚唯好減削抑挫德政深以爲恨數言其短
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啟弼在長史日受人請屬大營婚
嫁顯祖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
酒積其愆失遂遣就州斬之時年六十九旣而悔之驛
追不及長子蕤第四子光遠徒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
東豫州乾明初金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弼使持節揚
郢二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揚州刺史諡
曰文肅蕤臺卿並有學業臺卿文筆尤工見稱當世蕤
字子美武平中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末年
史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臺卿字少山歷中

書黃門侍郎兼大著作修國史武平末國子祭酒領尚
書左丞周武帝平齊命尚書左僕射陽休之以下知名
朝士十八人隨駕入關蕤兄弟並不預此名臺卿後雖
被徵爲其龔疾放歸隋開皇中徵爲著作郎歲餘以年
老致事詔許之特優其禮終身給祿未幾而終

史臣曰孫奉便藩左右處文墨之地入幕未久情義已
深及倉卒致殞高祖折我右臂雖戎旌未卷愛惜才子
不然何以成霸王之業太史公云非死者難處死者難
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斯其義也元康以智能才幹
委質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

可謂得其地焉楊愔自謂異行奇才冠絕夷等弒途之際趨而避之是則非處死者難死者亦難也顯祖弱齡藏器未為朝臣所知及北宮之難以年次推重故受終之議時未之許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息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是者乎

贊曰彥舉驅馳才高行諛元康忠勇舍生存義邛邛輔玄思極談天道亡時晦身沒名全

北齊書卷二十四終

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

奉

勅重校刊

張纂

張亮

張燿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父烈桑乾太守纂初事爾
朱榮又爲爾朱兆都督長史爲兆使於高祖遂被顧識
高祖舉義山東劉延據相州拒守時纂亦在其中高祖
攻而拔之以纂參丞相軍事纂性便僻左右出內稍見
親待仍補行臺郎中高祖啓滅國封分賞文武纂隨例
封壽張伯魏武帝末高祖赴洛以趙郡公琛爲行臺守
晉陽以纂爲右丞轉相府功曹參軍事除右光祿大夫
使於茹茹以銜命稱旨歷中外丞相二府從事中郎邛

山之役大獲俘虜高祖令纂部送京師魏帝賜絹五百
疋封武安縣伯復爲高祖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
還山東行達晉州忽值寒雨士卒饑凍至有死者州以
邊禁不聽入城于時纂爲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
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高祖聞而善之纂事高祖
二十餘歲傳通教令甚見親賞世宗嗣位侯景作亂頰
川招引西魏以纂爲南道行臺與諸將率討之還除瀛
州刺史會世宗入爲太子少傅後與平原王段孝先行
臺尚書辛術等攻圍東楚仍拔廣陵涇州數城斬賊帥東
方白額授儀同三司監築長城大使領步騎數千鎮防

北境還遷護軍將尋卒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少有幹用初事爾朱兆拜平遠將軍以功封隰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討兆於晉陽兆奔秀容兆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隄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伯德伏屍而哭高祖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事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爲世宗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爲臺郎而常在高祖左右遷行臺右丞高仲密之叛也與大司徒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鑱鑱

頭施釘火船將至卽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鑱向岸火舡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琡嘗夢亮於山上持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亮出爲幽州刺史屬侯景叛除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尋加都督揚潁等十一州諸軍事兼行臺殿中尚書轉都督二豫揚潁等八州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攻梁江夏潁陽等七城皆下之亮性質直勤力彊濟深爲高祖世宗所信委以腹心之任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諸州咸有黷貨之聞武定末徵拜侍中汾

州大中正天保初授光祿勳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別封安定縣男轉中領軍尋卒於位贈司空公

張耀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父鳳晉州長史耀少而貞
謹頗曉吏職解褐給事中轉司徒水曹行參軍義旗建
高祖擢爲中軍大都督韓軌府長史及軌除瀛冀二州
刺史又以耀爲軌諮議參軍後爲御史所劾州府僚佐
及軌左右以贓罪掛網者百有餘人唯耀以清白獨免
徵爲丞相府倉曹顯祖嗣事遷相府掾天保初賜爵都
亭鄉男攝倉庫二曹事諸有賜給常使耀典之轉祕書
丞遷尚書右丞顯祖曾因近出令耀居守帝夜還耀不

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耀以夜
深真僞難辨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
笑曰卿欲學郅君章也乃使耀前開門然後入深嗟賞
之賜以錦采出爲南青州刺史未之任肅宗輔政累遷
祕書監耀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
得祿賜散之宗族往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
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耀曰君
研尋左氏豈求服虔杜預之紕繆邪耀曰何爲然乎左
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厲
已溫習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天統元年世祖臨朝

耀奏事遇暴疾仆於御前帝下座臨視呼數聲不應帝泣曰豈失我良臣也旬日卒時年六十三詔稱耀忠貞平直溫恭廉慎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燕州刺史諡曰貞簡

趙起字興洛廣平人也父達幽州錄事參軍起性沉謹有幹用義旗建高祖以段榮爲定州刺史以起爲榮典籤除奉車都尉天平中徵爲相府騎曹累加中散大夫世宗嗣事出爲建州刺史累遷侍中起高祖世頻爲相府騎兵二局典知兵馬十有餘年至顯祖卽阼之後起罷州還闕雖歷位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驅

使居腹心之寄與二張相亞出爲西兗州刺史乳幼禁止歲餘以無驗獲免河清二年徵還晉陽二年又加刑部尚書開府天統初轉太常卿食琅邪郡幹二年除滄州刺史加六州都督武平中卒於官

徐遠字彥遐廣寧石門人也其先出自廣平曾祖定爲雲中軍將平朔戍主因家於朔遠少習吏事郡辟功曹未幾與太守率戶赴義旗署防城都督除瘦陶縣令高祖以遠閒習書計命爲丞相騎兵參軍事常征伐克濟軍務深爲高祖所知累歷鉅鹿陳留二郡太守天保初爲御史所劾遇赦免沉廢二年顯祖以遠勳舊將用爲

領軍府長史累遷東徐州刺史入爲太中大夫河清初
加衛將軍二年除使持節都督東楚州諸軍事東楚州
刺史天統二年授儀同三司衛尉四年加開府右光祿
大夫武平初卒遠爲治慕寬和有恩惠至東楚其年冬
邑郭大火城民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爲經
營皆得安立長子世榮中書舍人黃門侍郎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畧高祖以爲相府墨
曹參軍坐事去官久之顯祖爲儀同開府引爲城局參
軍累遷恒州大中正世宗相府外兵參軍隨諸軍平淮
陰賜爵北平縣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爲

民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發常出其不
意要擊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
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分命將士要其
行路室韋果至大破之虜其首帥而還因厚加恩禮放
遣之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初茹茹主菴
羅辰率其餘黨東徙峻度其必來預爲之備未幾菴羅
辰到頓軍城西峻乃設奇伏大破之獲其名王郁久閭
豆拔提等數十人送於京師菴羅辰於此遁走帝甚嘉
之遷祕書監廢帝卽位除洛州刺史河陽道行臺左丞
皇建中詔於洛州西界掘長塹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閒

諜河清元年徵拜祠部尚書詔詣晉陽檢校兵馬俄而
還鄴轉太僕卿及車駕巡幸常與吏部尚書尉瑾輔皇
太子諸親王同知後事仍賜食梁郡幹遷侍中除都官
尚書及周師寇逼詔峻以本官與東安王婁叡武興王
普等自鄴率衆赴河陽禦之車駕幸洛陽以懸瓠爲周
人所據復詔峻爲南道行臺與婁叡率軍南討未至周
師棄城走仍使慰輯永郢二州四年春還京師坐違格
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依格處斬家口配沒特詔
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會赦免停廢私明天
統二年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武平初除

侍中四年卒贈司空公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爲小部酋帥父基頗讀書
有智畧初從葛榮反榮授基濟北王寧州刺史後葛榮
破而基據城不下爾朱榮遣使喻之然後始降榮後以
爲府從事中郎令率衆鎮磨川榮死紘豆陵步藩虜基
歸河西後逃歸爾朱兆高祖平兆以基爲都督除義寧
太守基先於葛榮軍與周文帝相知及文帝據有關中
高祖遣基與長史侯景同使於周文帝文帝留基不遣
基後逃歸除冀州長史後行肆州事元象初累遷南益
州北豫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歛然性和直吏民不甚患

之興和四年冬爲奴所害時年六十五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紘少好弓馬善騎射頗愛文學性機敏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公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爲當右尚書敬顯雋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爲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興和

中世宗召爲庫直除奉朝請世宗暴崩紘冒刃捍禦以忠節賜爵平春縣男賚帛七百段綾錦五十疋錢三萬并金帶駿馬仍除晉陽令天保初加寧遠將軍頗爲顯祖所知侍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對曰亦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爲大苦紘曰長夜荒飲不寤亡國破家身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紘奚舍樂同事我兄弟舍樂死爾何爲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薄斫輕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紘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曰楊遵彥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冒死效命之士反見屠戮曠

古未有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乾
明元年昭帝作相補中外府功曹參軍事皇建元年進
爵義陽縣子河清三年與諸將征突厥加驃騎大將軍
天統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射聲校尉四遷散騎常
侍武平初開府儀同三司紘上言突厥與宇文男來女
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勁勇彊弩多據
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
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
之德克已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五年陳人寇淮南
詔令羣臣共議禦捍封輔相請出討擊紘曰官軍頻經

失利人情騷動若復興兵極武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
乘我之弊傾國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
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
天下皆當肅清豈直僞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人曰從
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於周使還即正
未幾而卒紘好著述作鑒誠二十四篇頗有文義

史臣曰張纂等竝趨事霸朝申其功用皆有齊之良臣
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光之拒關駐蹕有古人風焉
贊曰纂亮曜起徐遠紘峻奉日高昇凌風遠振樹死拒
關終明信順

北齊書卷二十五終

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
奉

勅重校刊

薛琚

敬顯儁

平鑒

薛琚字曇珍河南人其先代人本姓叱干氏父彪子魏
徐州刺史琚形兒魁偉少以幹用稱為典客令每引客

見儀望甚美魏帝召而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琬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正元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有犯法者未加拷掠直以辭理窮覈多得其情於是豪猾畏威事務簡靜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華林理問冤滯洛陽繫獄唯有三人魏孝明嘉之賜縑百疋遷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琬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爲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不便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

用何謂銓衡請不依此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進諫曰共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元天穆討邢杲也以琬爲行臺尚書時元顥已據鄴城天穆集文武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杲衆甚盛宜先經畧琬以爲邢杲聚衆無名雖彊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稱義舉此恐難測杲鼠盜狗竊非有遠志宜先討顥天穆以羣情所欲遂先討杲

杲降軍還顥遂入洛天穆謂琬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
天平初高祖引爲丞相長史琬宿有能名深被禮遇軍
國之事多所聞知琬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高祖大舉
西伐將度蒲津琬諫曰西賊連年饑饉無可食啗故冒
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高司徒已圍陝城粟不得出
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民盡應餓死
寶矩黑獺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
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
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高祖皆
不納遂有沙苑之敗累遷尚書僕射卒臨終敕其子欽

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干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彫飾
但用麻爲流蘇繩用網絡而已明器等物竝不令置琬
久在省闈閑明簿領當官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
情義不篤外似方格內實浮動受納貨賄曲法舞文深
情刻薄多所傷害士民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
媵逸放恣取初與姦通後納以爲婦惑其讒言逐前妻
于氏不認其子家內怨忿竟相告列深爲世所譏鄙贈

青州刺史

敬顯雋字孝英平陽人少英俠有節操交結豪傑爲羽
林監高祖臨晉州雋因使謁見與語說之乃啓爲別駕

及義舉以儁爲行臺倉部郎中從攻鄴令儁督造土山城拔又從平西胡轉都官尚書與諸將征討累有功又從高祖平寇難破周文帝敗侯景平壽春定淮南又畧地三江口多築城戍累除兗州刺史卒

平鑿字明達燕郡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鑿少聰敏頗有志力受學於徐遵明不爲章句雖崇儒業而有豪俠氣孝昌末盜賊蜂起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騎馬爲友鑿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謂其宗親曰運有汚隆亂極則治并州戎馬之地爾朱王命世之雄杖義建旗奉辭問罪勞忠竭力今也其時遂相率奔爾朱榮

於晉陽因陳靜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卽署參軍前鋒從平鞏密每陣先登除撫軍襄州刺史高祖起義信都鑿自歸高祖謂鑿曰日者皇綱中弛公已早竭忠誠今爾朱披猖又能去逆從善搖落之時方識松筠卽啓授征西懷州刺史鑿奏請於州西故軹道築城以方遏西寇朝廷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是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舊來乏水衆情大懼南門內有一井隨汲卽竭鑿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有井泉涌溢合城取之魏師敗還以功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時和士開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鑿愛妾劉氏鑿卽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

與死何異要自爲身作計不得不然由是除齊州刺史
鑒歷牧八州再臨懷州所在爲吏所思立碑頌德入爲
都官尚書令

北齊書卷二十六終

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
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勅重校刊

萬俟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萬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種也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授普太尉率部下降魏授後將軍第二領人會長高祖起義普遠通誠款高祖甚嘉之斛斯椿逼帝西出授司空秦州刺史據覆靺城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來奔高祖躬自迎接授普河西公累遷太尉朔州刺史卒

子洛字受洛干豪壯有武藝騎射過人爲鄉閭所伏拔陵反隨父歸順除顯武將軍隨爾朱榮每有戰功累遷汾州刺史驃騎將軍及起義信都遠送誠款高祖嘉其

父子俱至甚優其禮除撫軍兼靈州刺史武帝入關除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與諸將圍獨孤如願於金墉及河陰之戰並有功高祖以其父普尊老持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此役也諸軍北渡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萬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壯名其所營地爲回洛城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時當世推爲名將與和初卒

可朱渾元字通元自云遼東人世爲渠帥魏時擁衆內附曾祖護野肱終於懷朔鎮將遂家焉元寬仁有武畧

少與高祖相知北邊擾亂遂將家屬赴定州值鮮于修禮作亂元擁衆屬焉葛榮併修禮復以元爲梁王遂奔爾朱榮以爲別將隸天光征關中以功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之殺賀拔岳也周文帝率岳所部還共圖悅元時助悅悅走元收其衆入據秦州爲周攻圍苦戰結盟而罷元旣早被高祖知遇兼其母兄在東嘗有思歸之志恒遣表疏與高祖陰相往來周文忌元智勇元懷貳發兵攻之元乃率所部發自渭州西北渡烏蘭津周文頻遣兵邀之元戰必摧之引軍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瑒女婚劉豐與元深相交結元因說豐

以高祖英武非常克成大業豐自此便有委質之心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高祖聞其來也遣平陽守高嵩持金環一枚以賜元并運資糧遠遣候接元至晉陽引見執手賜帛千疋并奴婢田宅兄弟四人先在并州者進官爵元所部督將皆賞以爵邑封元縣公除車騎大將軍討西魏儀同金祚皇甫智達於東雍擒之遷并州刺史又與諸將征伐頻有剋捷降下天保初封扶風郡王頻從顯祖討山胡茹茹累有戰功遷太師薨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元善於御衆行軍用兵務在持重前後出征未嘗負敗及卒朝廷深悼之皇建初配享

世宗廟庭

劉豐字豐生晉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有口辯好說兵事破六韓拔陵之亂豐以守城之功除晉樂太守魏永安初除靈州鎮城大都督周文授以衛大將軍豐不受乃遣攻圍不剋豐遠慕高祖威德乃率戶數萬來奔高祖上豐爲平西將軍南汾州刺史遂與諸將征討平定寇亂又從高祖破周文於河陰豐功居多高祖執手嗟賞入爲左衛將軍出除殷州王思政據長社世宗命豐與清河王岳攻之豐建水攻之策遂以水以灌之水長魚鱉皆游焉九月至四月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

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船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游水向土山爲浪所激不時至西人鈎之企爲敵人所害豐壯勇善戰爲諸將所推死之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諡曰忠子穉嗣

破六韓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裔也右谷蠡王潘六奚沒於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其父孔雀世襲會長孔雀少驍勇時宗人拔陵爲亂以孔雀爲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一萬人降於爾朱榮詔加平北將軍第一領民會

長卒常沉敏有膽畧善騎射累遷平西將軍高祖起義常爲附化守與萬俟受洛干東歸高祖嘉之上爲撫軍與諸將征討又從高祖攻擊諸寇累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封平陽公除洛州刺史常啓世宗曰常自鎮河陽以來頻出關口太谷二道北制已北洛州已南所有要害頗所知悉而太谷南口去荆路踰一百經赤工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絕一百五六十里賊之糧饟唯經此路愚謂於彼選形勝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遠還自然不能更有行送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金等築楊志百家呼延三鎮常秩滿還晉陽拜太保倉

州刺史卒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民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任俠魏正光中隴右賊起詔雍州刺史元猛討之召募狼家以爲軍導祚應選以軍功累遷龍驤將軍靈州刺史高祖舉義爾朱天光率關右之衆與仲遠等北抗義師天光留祚東秦總督三州鎮靜二州天光敗歸高祖除車騎大將軍邙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祚除華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

韋子粲字暉茂京兆人曾祖閻魏咸陽守父雋都水使

者子粲仕郡功曹史累遷爲大行臺郎中從爾朱天光平關右孝武入關以爲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將出討城陷子弟俱被獲送晉陽蒙放免以粲爲并州長史累遷豫州刺史卒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姪親屬闔門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難多致誅滅歸國獲存唯與弟道諧二人而已諧與粲俱入國粲富貴之後遂特棄道諧令其異居所得廩祿畧不相及其不顧恩義如此

北齊書卷二十七終

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

奉

勅重校刊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元坦祖魏獻文皇帝咸陽王禧第七子禧誅後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乏坦兄弟爲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旣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

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坦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正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爲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爲特進出爲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正稅外別先責絹五疋然後爲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爲太常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詔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元斌字善集祖魏獻文皇帝父高陽王雍從孝莊於河陰遇害斌少襲祖爵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爲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准例降爵爲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浪河以罪賜死

元孝友祖魏太武皇帝兄臨淮王譚無子令孝友襲爵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宴文襄於華林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階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奉旨舍罪於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

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口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隣百家之內有帥一二十五人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爲四閭省二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畧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爲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

一妾所以陰教聿脩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婦人不幸生逢今世舉朝旣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迤邐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以妬姑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以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

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爲皂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

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卽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祿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

元弼字輔宗魏司空之子性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中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元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諡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卽告暉業終如其言

元暉業字紹遠魏景穆皇帝之玄孫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文襄嘗聞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

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一羊三日一犢
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
兔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
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
號爲辯宗錄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
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
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旣
知死也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亦斬臨淮公
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冰沈其
屍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問位諫議大夫莊帝幸洛南昭

業立於閭闔門外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免之位給
事黃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諡曰文侯

元韶字世胄魏孝莊之侄避爾朱之難匿於嵩山性好
學美容儀初爾朱榮將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榮陽
太常鄭仲明仲明尋爲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
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賊逼客恐不免因令韶
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
乎僧副舉刃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
私家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帝以
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後入韶家有二玉鉢相

盛可轉而不可出馬瑄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
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尚書司州牧進太傅齊天保元
年降爵爲縣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婚頗膺時寵能自
謙退臨人有惠政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林泉脩第宅華
而不侈文宣帝剝韶鬚髯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
曰我以彭城爲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
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
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
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
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
成已下並無遺焉或父祖爲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強
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
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爲之
久不食魚

贊曰元氏蕃熾憑茲慶靈道隨終運命偶淫刑

北齊書卷二十八終

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
奉

勅重校刊

李渾

子湛 渾弟繪 族子公緒

李與

弟瑾 族弟曉

鄭述祖

子元德

李渾字季初趙郡栢人人也曾祖靈魏鉅鹿公父遵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途遇害渾以父死

王事除給事中時四方多難乃謝病求爲青州征東府
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携妻子同赴青
齊未幾而爾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論者以爲知機永安
初除散騎常侍晉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
渾爲征東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而社客宿將多謀諸
城各自保固壁清野時議有異同渾曰社客賊之根本
圍城復踰晦朔烏合之衆易可崩離若簡練驍勇銜枚
夜襲徑趣營下出其不意咄嗟之間便可擒殄如社客
就擒則諸郡可傳檄而定何意冒熱攻城徒損軍士諸
將遲疑渾乃決行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散生擒社客斬

首送洛陽海隅清定後除光祿大夫兼常侍聘使至梁
梁武謂之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
常侍曾經將領今復充使文武不墜良屬斯人使還爲
東郡太守以賊徵還世宗使武士提以入渾抗言曰將
軍今日猶自禮賢耶世宗笑而捨之天保初除太子少
保邢邵爲少師楊愔爲少傅論者爲榮以參禪代儀注
賜爵涇陽縣男刪定麟趾格尋除海州刺史土人反共
攻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
一池時旱久涸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爲神應時駭
散渾督勵將士捕斬渠師渾妾郭氏在州干政納貨坐

免官卒于鄴

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爲太子舍人兼常侍聘陳使副襲爵涇陽縣男渾與弟繪偉俱爲聘梁使主湛又爲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之門

繪字敬文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間而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內外異之以爲非常兒也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雋河間邢晏卽繪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齊王蕭寶夤引爲主簿記室專管表檄待以賓友之禮司徒高邕辟爲從事

中郎徵至洛時勅侍中西河王祕書監常景選儒學十人緝撰五禮繪與太原王义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揚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騫裴伯莊魏收盧元明等俱爲錄議素長筆札尤能傳受緝綴詞議簡舉可觀天平初世宗用爲丞相司馬每罷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爲羣僚之首音辭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武定初兼常侍爲聘梁使主梁武帝問繪高相今在何處繪曰今在晉陽肅遏邊寇梁武曰黑獺若爲形容高相作何經畧繪曰黑獺遊魂關右人神獸毒連歲凶災百姓懷土丞相奇畧不世畜銳觀釁攻昧取亡勢

必不遠梁武曰如卿言極佳與梁人汎言氏族表狎曰
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
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大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
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平南將軍高陽
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民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鬪俱
死咸以爲化感所致皆請申上繪曰猛獸因鬪而斃自
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祖東巡郡國在
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慰之曰孤在晉知山東守唯卿
一人用意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善始令終將位至
不次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翎羽繪答

書曰翎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虜
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是時世宗
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旣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天保
初爲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勢以此久
而屈沉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景

公緒字穆叔渾族兄籍之子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爲
冀州司馬屬疾去官後以侍御史徵不至卒公緒沉冥
樂道不關世務故誓心不仕尤善陰陽圖緯之學嘗語
人云吾每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世祚終於四七
及齊亡之歲上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潛居自

待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又撰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畧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語十三卷竝行於世
○李璵字道璠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之五世孫父韶
金有重名於魏代璵温雅有識量釋褐太尉行參軍累
遷司徒右長史及遷都於鄴留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
宮廟材木以明幹見稱累遷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
解州還遂稱老疾不求仕齊受禪進璵兼前將軍導從
於圓丘行禮璵意不願榮名兩朝雖以宿舊被徵過事
卽絕朝請天保四年卒子詮韞誦韞無行誦以女妻穆
提婆子懷鹿超遷臨漳令儀同三司韞與陸令萱女弟

私通令萱奏授太子舍人弟瑾字道瑜名在魏書才識
之美見稱當代瑾六子彥之倩之壽之禮之行之凝之
金有器望行之與兄弟深相友愛又風素夷簡爲士友
所稱范陽盧思道是其舅子嘗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
陽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風塵時人以爲實錄璵
從弟曉字仁畧魏太尉虔子學涉有思理釋褐員外侍
郎爾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爲鼠所噬遂不成行
得免河陰之難及遷都鄴曉便寓居清河託從母兄崔
俊宅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安居訓勗子姪無復宦
情武定末以世道方泰乃人都從仕除頓丘守卒

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祖義魏中書令父道昭魏
祕書監述祖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譽釋
褐司空行參軍天保初累遷太子少師儀同三司兗州
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
貧夫廉懦夫有立今於鄭兗州見之矣初述祖父爲兗
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
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
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
怒曰何忍欺人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
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
猶尚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
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所在好爲山池松竹交植盛饌
以待賓客將迎不倦未貴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
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
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
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
孫死無所恨遂卒於州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常
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
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
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譬之

子元德多藝術官至琅琊守

元德從父弟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世宗引爲館客歷太子舍人崔昂妻卽元禮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元禮比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疎於婦弟元禮入周卒於始州別駕

北齊書卷二十九終

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

奉

勅重校刊

崔暹 子達孳

高德政

崔昂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寔之後也世爲北州著姓父穆州主簿暹少爲書生避地勃海依高乾以妹

妻乾弟慎慎後臨光州啓暹爲長史趙郡公琛鎮定州
辟爲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高祖與語說之以兼丞相
長史高祖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
相知豈在新舊軍戎事重留守任切家弟年少未閑事
宜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三四後遷左丞
吏部郎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曰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
任府僚兼任機密世宗因以徵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
劭遂毀暹世宗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
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
事不爲癡也高慎之叛與暹有隙高祖欲殺之世宗救

免武定初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
瞻杜蕤嵇曄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爲御史世稱其知
人世宗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朝令暹後通名因遇以
殊禮暹乃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
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願
公少留暹曰適受勅在臺以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
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
驅爲赤棒所擊世宗回馬避之暹前後表彈尚書令司
馬子如及尚書元羨雍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咸陽
王坦弇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罪狀極筆竝免官其餘死

黜者甚衆高祖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昔事家弟爲定州長史佐吾兒開府諮議及遷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司馬令金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師羣官迎於紫陌高祖握暹手而勞之曰往前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婪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爲國不避豪強遂使遠邇肅清羣公奉法衝鋒陷陣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祖親爲擁之而授轡魏帝

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目頃朝貴牧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庭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高祖降階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匹乞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爲法道俗齊整暹謝曰此自陛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勸獎之力世宗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服高祖崩木發喪世宗以暹爲度支尚書兼僕射委以心腹之寄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已任世宗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世宗亦爲之止

有囚數百世宗盡欲誅之每催文帳遲故緩之不以時
進世宗意釋竟以獲免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
則與兄弟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
親賓一生不問家事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
易遲惟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寶蓋贊
唄送至館焉然而好大言調戲無節密令沙門明藏著
佛性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遲命儒者
權會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令達拏昇高座
開講趙郡睦仲讓陽屈服之遲喜擢奏爲司徒中郎鄴
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此皆遲之短也顯祖初

嗣霸業司馬子如等挾舊怨言遲罪重謂宜罰之高隆
之亦言宜寬政綱去苛察法官黜崔遲則得遠近人意
顯祖從之及踐祚譖毀之者猶不息帝乃令都督陳山
提等搜遲家甚貧匱唯得高祖世宗與遲書千餘紙多
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乃流遲於馬城晝
則負土供役夜則置地牢歲餘奴告遲謀反鎖赴晉陽
無實釋而勞之尋遷太常卿帝謂羣臣曰崔太常清正
天下無雙卿等不及初世宗欲以妹嫁遲子而會世宗
崩遂寢至是羣臣譙於宣光殿貴戚之子多在焉顯祖
歷與之語於坐上親作書與遲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

亡兄女樂安宮主魏帝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乃以主降達拏天保末爲右僕射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妨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亦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暹以疾卒帝撫靈而哭贈開府達拏溫良清謹有識學少歷職爲司農卿入周謀反伏誅天保時顯祖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答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顯祖召達拏母入內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讐

高德政字士貞勃海蓆人父顯魏滄州刺史德政幼

敏慧有風神儀表顯祖引爲開府參軍知管記事甚相親狎高祖又擢爲相府掾委以腹心遷黃門侍郎世宗嗣業如晉陽顯祖在京居守令德政參掌機密彌見親重世宗暴崩事出倉卒羣情草草勳將等以纘戎事重勸帝早赴晉陽帝亦回遑不能自決夜中召楊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焉以楊愔居守德政與帝舊相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之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援引金因德政勸顯祖行禪代之事德政又披心固請帝乃手書與楊愔具論諸人勸進意德政恐愔猶豫不決自請馳

驛赴京託以餘事唯與楊愔言愔方相應和德政還未
至帝便發晉陽至平都城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之事
諸將等忽聞皆愕然莫敢答者時杜弼爲長史密啓顯
祖云關西是國家勍敵若今受魏禪恐其稱義兵挾天
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之顯祖入召弼入與徐之才相
告之才云今與王爭天下者彼意亦欲爲帝譬如逐兎
滿市一人得之衆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
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必宜知機先覺無容後以
數人弼無以答帝已遣馳驛向鄴書與太尉高岳尚書
令高隆之領軍婁叡侍中張亮黃門趙彥深楊愔等岳

等馳傳至高陽驛帝使約曰知諸貴等意不須來唯楊
愔見高岳等竝還帝以衆人意未協又先得太后旨云
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舜禹事
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又說者以爲昔周武王
再駕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
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必宜五月應
天順人德政亦敦勸不已初白帝追魏收收至今撰禪讓
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帝發晉陽德政
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帝帝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
密書與楊愔大畧令撰儀注防察魏室諸王山提以五

月至鄴楊愔卽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悛度支尚書陸操詹事王昕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等總集引入北宮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帝初發至亭前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大以沉吟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德政徐之才苦請帝曰山提先去若爲形容恐其漏泄不果卽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八日楊愔書中旨以魏襄城王昶并司空公潘相樂侍中張亮黃明趙彥深入通奏事魏孝靜在昭陽殿引見昶云五行遞運有始

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魏帝便歛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道若爾須作詔中書侍郎崔劼奏云詔已作訖卽付楊愔進於魏靜帝凡有十餘條悉書魏靜云安置朕何所復若爲去楊愔對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伏衛而去魏靜帝於是下御坐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尋奏請發魏靜帝曰人念遺簪弊屨欲與六宮別可乎乃入與夫人嬪御以下訣別莫不歔歔掩涕嬪趙國李氏口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魏靜帝

登車出萬春門直長趙道德在車中陪侍百宮在門外
拜辭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帝至城南頓所受禪
之日除德政爲侍中尋封藍田縣公七年遷尚書右僕
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政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政事
多有弘益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爲不法德政屢進忠
言後召德政飲不從又進言於前諫曰陛下道我尋休
今乃甚於既往其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悅又謂
左右云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甚懼乃稱疾屏
居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
政其病何似愔以禪代之際因德政言情切至方致誠

款常內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卽自
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謂之曰聞
爾病我爲爾針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
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臨階砌切責桃枝曰
爾頭卽墮地因索大刀自帶欲下階桃枝乃斬足之三
指帝怒不解禁德政於門下其夜開城門以輶輦送還家
旦日德政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
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
曳出斬之時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祭酒伯堅德政死
後顯祖謂羣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漢人除鮮卑此卽

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爲諸元報讐也帝後悔
贈太保嫡孫王臣襲焉

崔昂字懷遠博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幽州刺史昂年七
歲而孤伯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所親曰此兒終當遠
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少華沉深有志畧堅實
難傾動少好章句頗綜文詞世宗廣開幕府引爲記室
叅軍委以腹心之任世宗入輔朝政召爲開府長史時
勳將親族賓客在都下放縱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
之門尤劇昂受世宗密旨以法繩之未幾之間內外齊
肅遷尚書左丞其年又兼度支尚書左丞之兼尚書近

代未有唯昂獨爲冠首朝野榮之武定六年甘露降於
宮闕文武官寮同賀顯陽殿魏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
愔等曰自古甘露之瑞漢魏多少可各言往代所降之
處德化感致所由次問昂昂曰案符瑞圖王者德致於
天則甘露降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爲戒實啓中
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
帝爲歛容曰朕旣無德何以當此齊受禪遷散騎常侍
兼太府卿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校理有術
下無姦僞經手歷目知無不爲朝廷歎其至公又奏上
橫市妄費事二百一十四條詔下依啓狀速議以聞其

年與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仍封華陽縣男又詔
刪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薛琰等四十三人
在領軍府議定又勅昂云若諸人不相遵納卿可依事
啓聞昂奉勅笑曰正合生平之願昂素勤慎奉勅之後
彌自警勗部分科條校正今古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
尉卿昂本性清嚴凡見黷貨輩疾之若讐言以是治獄文
深世論不以平恕相許顯祖幸東山百官預讌升射堂
帝召昂於御坐前謂曰舊人多出爲州我欲以臺閣中
相付當用卿爲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
中間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

瑾司馬子瑞謂太子曰此是國家柱石汝宜記之未幾
復侍讌金鳳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
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天保十年策拜儀同
燕子獻百司陪列昂在行中帝特召昂至御所曰歷思
羣臣可綱紀省闈者唯翼卿一人卽日除爲兼右僕射
數日後昂因入奏事帝謂尚書令楊愔曰昨不與崔昂
正者言其太速欲明年真之終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
正僕射明日卽拜爲真楊愔少時與昂不平顯祖崩後
遂免昂僕射除儀同三司後坐事除名卒祠部尚書昂
有風調才識舊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探揣上意感激

時主或列陰私罪失深為顯祖所知賞發言獎護人莫
之能毀議曹律令京畿密獄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昂
情尚嚴猛好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者崔暹
季舒為之親援後乃高德政是其中表常有挾恃意色
矜高以此不為名流所服子液嗣

北齊書卷三十終

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
奉

勅重校刊

王昕 弟瞻

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六世祖猛秦符堅丞相家於華
山之鄜城父雲仕魏朝有名望昕少篤學讀書太尉汝
南王悅辟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射武服持刀陪從昕恥
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

乃令騎馬在前手爲驅策昕舍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
言其誕慢悅曰府望惟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散錢於
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昕乃
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牀人爭進手昕獨執版
却立悅於是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爲宴適
親起輿牀卿是何人獨爲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
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寮從廝養之役悅
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臥閑室頻召不至悅乃
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沉
酒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寮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

累遷東萊太守後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比因多故常
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
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卽正冠
而歛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
德業以爲人之師表遷祕書監昕少與邢邵俱爲元羅
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弟會
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邢子才當先殺
我邵乃免焉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獲殺其同
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
何以自明邢邵後見世宗說此言以爲笑樂昕聞之故

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顯祖以昕疏誕非濟世所須罵之曰好門戶惡人身又
有讒之者曰王元景每嗟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
詔徙幽州後徵還除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事帝
怒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師以曄賜薛豐洛文師賜
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
箕子爲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啓顯祖仍曰王
元景比陛下於殷紂楊愔微爲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
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病
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尸

漳水天保十年也有文集二十卷子顓嗣昕母清河崔
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金風流蘊籍世號王氏九龍

弟晞字叔郎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
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
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
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往往麗
絕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
兄暉聘梁啓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
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遨遊
鞏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

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
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
傷非獠書勸令起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
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獠吾豈願其必獠但理契無
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旣疑其非獠亦可疑
其是獠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獠而營護雖獠亦無損疑
其非獠而不療儻是獠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
不療或至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旣取之便是
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飈飛
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

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
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
遊晞與清河崔瞻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
襄時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
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成立不負義方卿祿位當亞
吾弟若苟使迴邪致相誑誤罪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
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王演友齊天
保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
辭於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
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

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鉗配甲方居三年
王又固諫爭大被歐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
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
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息憊
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
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校計殿下不食太
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強坐
而飯晞由是得免徒還爲王友王復錄尚書事新除官
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
第自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絕主上

顛顛賴殿下扶翼王納焉常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
恒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
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諫王
曰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
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
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獻欵不自勝
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
火對晞焚之後王承間苦諫遂至忤旨帝使力士反接
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
王曰天下噤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扶數

十會醉臥得解爾後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
晝作夜唯常山邸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
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
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
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
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
退自審保家祚得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
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
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
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耶王不荅帝臨發勅王從駕

除晞并州長史及王云土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爲大丞相
都督中外諸軍事都督攝文武還并州及至乃延晞謂
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
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
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
王勣爲左長史晞爲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以晞
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室曰比王侯諸貴每
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法繩
之晞曰朝廷比者踈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
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

田可久且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幾變化盼蠻斯集雖
執謙挹粃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王曰
卿何敢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
同無異揆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
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
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曾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
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
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
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
晞尋迹杳言王曰若內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

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彥深
彥深曰我比亦驚此立曰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第旣發
論吾亦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校四
方岳牧表陳符命訖明元年八月昭帝踐祚九月除晞
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後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
日何爲自同外客晞曰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
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卽徑進也因勅尚書湯休之鴻臚
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
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雋
久在沉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

通塞婚葬儀軌貴賤齊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
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
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脯給典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
請建東宮勅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
趨拜爲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璽授皇太子太子釋奠
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旣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
將北征勅問外間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
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鑿
駕巡狩爲復何爾若輕有驅使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
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

察群下好相誣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奉車駕北征後
人言陽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
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
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
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
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
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
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
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
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

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
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拊背而退帝聞
之笑孝昭崩哀慕始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儒
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歷東徐
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脩起
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閒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
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
咏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常
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
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

召已來頗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
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
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迥懼有土賊
而晞溫酒服膏曾不一廢每未肯去行侶尤之晞曰莫
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齊亡周武以晞爲儀
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
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十一 龍嶺同三 同曹 陳 陳

同大 陳軍太子 結 結 大夫

大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齊書卷三十一終

